

交大學故

朱善培

一、上院和中院的制度

我是前清光緒三十二年冬天考進母校中院的，次年正月入校，編入三班甲組上課。那時候的校名是農工商部高等實業學堂，不過社會上還是沿用南洋公學的老名稱。若問上院是不是大學？中院是不是中學？在我進校之初，也弄不清楚，誠如友聲第二期上蔣夢麟學長所說：「當初無此等分類也。」到了宣統元年，我們已升到中院一班時，校中才仿照普通中學制度將本班改稱中學三年級，上院一班作為中學五年級，中院三班改為中學一年級。當年夏，上院一班同學畢業，就是發給的中學畢業文憑，並經江蘇提學使復試後，分別授予拔貢，優貢或歲貢的功名。那時候外面中學畢業的學生來考南洋，成績最優的，也只能插入中院一班，至於上院各班照例是不招新生的。其實我們上院一班的程度已與美

國大學一年級的程度相等，爲了遷就制度而降低資格，可算是得不償失。

二、辜鴻銘先生的軼事

辜鴻銘先生於宣統二年受聘來校，擔任教務長，並教我們國際公法。先生貌似老學究而性情古怪，看不起當時回國的留學生，說他們是倒看遠鏡，看得國內一切事物都是渺小不足道的。辜先生時常親到各教室視察，聽到教員講解有錯誤處，立刻予以指正，不留情面，教員們大都敢怒而不敢言。先生對待學生比較寬厚，教課雖很認真，有時還要我們背熟國際公法若干條文，但到考試時，打分數並不太緊，故深爲同學們所愛戴。

辜先生自幼就留學英、德、法各國，精通七八國語言文字，在清末文學界中與嚴又陵氏齊名。宣統二年，清庭舉行第一次留學生考試，兩先生同爲典試官，前復旦公學校長李登輝氏，就是這一次錄取的文科舉人。據說李氏所寫的英文論文有一百餘頁，當嚴先生看到這份試卷時，大爲贊賞，給予一百分，經辜先生復閱後，被他扣去二十分並在卷上批明：Good but too long，一時同學們傳爲談笑的資料。

辛亥八月，革命軍在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上海，我校同學很爲興奮，密謀響應，辜先生不以爲然，爲文投字林西報，指革命軍爲叛徒，喻之爲身體上之毒瘤，必須立刻割治，遲則蔓延全身，不可救藥。結論是革命不成功，天下將大亂，足以引起列強瓜分中國之慘禍，將來求如印度人，做一國的奴隸，亦不可得云云。此文登出後，輿論大譁，上海革命黨人致書本校全體同學，要求我們表示意見，贊成革命，否則將以炸彈相贈。同學們於是商定，每班推派代表二人往見辜先生，請他去函字林西報並聲明這是他個人的意見。絕對不是本校全體員生的意見。結果反被辜先生申飭一番，他說：「我本來是用辜湯生個人名義發表的，用不



團 體 照

許 俊 攝

着再去聲明，你們連言論自由都不懂，還談什麼革命。」相持許久，遂同代表們住見監督唐文治先生，請求表示意見，不料唐先生答道：「這是潮流所趨，我也無法阻止。」辜先生聽到以後，一怒而去，從此不來了。（待續）

南洋十年

王崇植民十電機

我是一九一七年考入南洋，我考的是正科被取了預科，同時考取的有張承緒諸水本吳保豐鄧震李春明等，共六人。那時的南洋叫做交通部上海工業專門學校，到第二年才改稱南洋大學預科一年，正科三年，預科的功課非常容易，我之所以沒有考取正科是（一）大約正科沒有取人（二）我的中學——浦東中學——用的解拆幾何是 Smith 著的，而南洋預科的是 Smith and Gale 著的，題目完全兩樣，大約是大家考了個零分。我進了南洋之後，第一個問題是錢。家裡好容易湊了五十大頭，買買書便沒有了。學膳宿費我都沒有繳，校長唐文治先生于十月十日國文大會後，叫我到校長室，也

告我的國父取了第一，但是學膳宿費要我想法，這又是驚又喜後來拖下了，大約沒有清繳。到了第二學期，我的經費解決了大半：第一，我有本縣——江蘇常熟縣的獎學金；第二，我的浦東中學同學臺灣省人林正霖君（他現住臺中縣）資助我。第三，我時常

中篇——交大求學的回憶（四）

凌鴻勳

投稿上海時事新報副刊「學燈」等，有些稿費。我會大膽譯過愛因斯坦的一般相對論，登在一解放與改造雜誌上。匆匆四年過去了，到了末一個暑假，我去考清華留美官費專科生。回到鄉間家裡，一天電報飛來，說我取了，這個快樂是我一生不能忘的。

我當時進的鐵路科，後來改為土木科。土木科的主要教授中。約莫一半是美國人。有兩位是康乃爾大學畢業的，有兩位是康辛大學畢業的。本國教授當中，有上面提過的胡棟朝先生，後來任株欽鐵路的工務處長，又有胡士熙先生，英國留學，做過膠濟鐵路的工程師。我雖然在交大畢業已有卅七年之久，可是我在臺灣還可找到三位我的老師。一位是現任基隆港務局淡水分局主任的衛心薇先生，現年六十九歲，一位是現在空軍總部服務，且以魔術著名中外的李松泉先生，現年六十七歲。這兩位老師都是教

我們工廠實習的。還有一位秦景陽先生，是教我們算學的。我的解析幾何，和微積分，都是他一手包辦。秦先生的算學教法真是最好沒有，我也可以算是他的一名得意學生，我的算學分數從未考過九十五分以下。

講到課外的活動，交大一向是保守而落後的。但辛亥革命以後，風氣開始一變。民國元、二年間正是學生課外活動萌芽的時候。交大雖然早就提倡體育，可是到那時候才有華東五大學體育會的組織。五間大學除交大外，其餘四間為上海的聖約翰與滬江，蘇州的東吳，南京的金陵。